大金國志/卷十九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世宗聖明皇帝下 ◄

大金國志
卷十九 章宗皇帝上〈在位一十九年〉

► 章宗皇帝中

章宗皇帝，名璟，世宗皇帝孫，顯宗允恭之子也。幼好學，善屬文，寬裕溫和，朝野屬望。母趙氏，即故降授千牛衛將軍鄆王楷之幼女。世宗時封原王，為正嫡孫，遂得立為嗣。居春宮未及二年，而世宗崩，正月甲午，即皇帝位，大赦天下，改元。

明昌元年二月，文武百官各增二級。甲辰，祀上帝于南郊。乙巳，享大社。丙午，享太廟。

三月，賜高年孝悌力田者粟帛有差，鰥寡孤獨優加賑恤。遣大臣巡視天下風俗。

四月，翰林學士兼樞密院張克己參知政事，以有建儲之勳也。

左僕射知中書省孛詰烈加太保，同知中書省王昌禹為右僕射，直學士吳與權兼侍中。

夏國入寇嵐州，又寇石州。

明昌二年正月，加上太后趙氏尊號曰壽福，御宣華殿，集百官及宮人、內外命婦，大列妓樂，又縱諸伶人百端以為戲樂。

三月，拜經童為相。經童者，僧童也。

五月，封監女為妃。監女者，大金有宮監，凡用兵所擄婦女，良者皆入此監，以為奴婢所不齒者。是時，內庭之事惟貴妃之言，外庭之事惟乞兒李點檢之說。于是，朝綱不正，軍民胥怨。

回鶻國遣使來貢。

西夏陷鄜、坊州，又攻保安軍。

明昌三年二月，內侍江淵除內都知省，淵益恃恩用事。主之登極也，尊禮大臣，事不自決。召朝臣文學者及禮學官于宮宴會，令以經義相質，手筆指問。酒酣，各賦詩，盡懽。淵出入宮掖，大受四方饋遺，國體始弱矣。

明昌四年十月，誅鄭王允蹈，世宗第六子，于屬為叔。先是允恭太子既薨，允蹈次長當立，樞密院張克己以宮僚私意，贊立太孫。然允蹈性寬厚，母亦趙氏，遠避恩寵，中外無黨，世家稱其局量，諸武將謂其有外家風，不甚附之。太孫既立，每見之有愧色。是時，主日久酣飲，外間章奏不許通，京師謠造云：「東欲行，西欲飛，中間一路赤垂垂，我醉不醉，知不知。」完顏高、完顏志同見人心危疑，且聞主嘗憾之密謀立鄭王，而鄭王實不知也。其妹夫唐适蒲剌兄察為統軍，與高等相得，會于菩提寺，高泣謂察曰：「皇帝昏惑，不能君道，公可與弟同達意于鄭王。」于亦許之。由是謀議漸廣，高從兄為中山守，志同弟志寧為從中起。內侍俞三德素惡江淵，高密結之，伺主動靜為應。會唐适家二奴以資易馬與張衛，為适所逐，具送大興府鞫之。适婢春英先與張通，适不知也。一日，婢立于看位，見張從外來，隔窗呼之與語，告以駙馬與衆謀立鄭王，二奴詣大興告變，大興尹蕭宗裔送二奴各囚一所，責狀言之皆同，遂密奏。主時與鄭宸妃、張婕妤皆醉卧未興，申漏六刻，江淵以水沃面，徐告其故，夜遣東隊主李白曜、西隊主張飛龍、御前將軍完顏黑鐵分兵擒捕，置獄會同館。獄成，鄭王允蹈及駙馬都尉唐适蒲剌、同母妹新興公主、榮安公主並賜死，餘同逆者夷三族。

其誅鄭王詔書曰：「天下一家，詎可窺于神器？公族三宥，卒莫逭于常刑。非忘本根骨肉之情，蓋為宗社安危之計。亦由凉德，有失睦親，乃于間歲之中連致逆謀之起，恩以義掩，至于重典之亟行，天高聽卑，殆非此心之得已。興言及此，惋嘆奚窮。」

是時，主淫佚自用，聽讒多疑，既誅允蹈，又黜其伯允中于平陽。

明昌五年正月，大通節度使愛王大辨據五國城以叛。

初，大辨，鄭王允蹈之子也。允蹈二子，大辨居長，年十六，明斷果決，封遂寧郡王。明昌初，遷愛王。大辨居閒，常説其父曰：「太孫既立，大人處嫌疑之地，宜思避禍，不如乞外鎮可以自安。」允蹈不從。然東宮僚黨以其性寬大，不疑。太妃與允蹈母為姊妹，每相慈愛，張克己等獨以大辨為疑。方大辨之生也，其母蕭氏夢一人乘馬持刀自南至，稱云，南紹興主遣來。覺而與其姑言之，及生，趙氏捧之而泣曰：「汝自南來邪？」尤鍾愛撫育。世宗以其母死，俾作趙貴人處，年十二始遣出。會蒙人累寇邊，人臣議遣親王統兵鎮撫，大辨乃請行，世宗以其年弱，不許。完顏赤月：「愛王雖年少，然志氣明決，度必可任。」遂遣之。至鎮，大得諸夷之心。及允蹈之誅也，其奴樵夫者急遣人往報愛王，使為備。越三日，以密詔令五國副都統耶律康孫圖之。康孫既至，與其心復完顏天應謀之。天應得密詔，許諾，徑以携入示愛王，垂淚言曰：「四大王已死，郎君當如何？」愛王曰：「公欲見殺，我無奈何。」天應曰：「天應受大王父子大恩，今日主上所為非人理，不可坐受戮辱，盍思為救國雪恥計？」愛王起拜曰：「惟公命。」翌日，嚴備，延康孫入，徐謂曰：「有詔見殺？」耶律康孫知事泄，哀泣祈出，都典客骨孛興曰：「無此事，大王企且勸中大使酒。」康孫垂淚飲之，急上馬，至驛而死。次日，愛王為父發哀，内外諸門悉持嚴備，調發國兵七萬人為城守計。三路提點万俟兀馳驛奏愛王叛，國主遣皇弟東安王瑜將河北兵五萬、武定王瑶將燕兵五萬往攻之。至桑乾川，遇愛王將骨孛興，與戰，河北兵大敗，瑜僅以身免。

三月，大起河東、陝西路簽軍一十五萬，上京路簽軍五萬，命東安王瑜、完顏進等分路攻討，約會于五國城。愛王聞大兵至，憂懼不知所出。掌書記何大雅説愛王曰：「主以君討臣，今兹之來頭執甚重，萬一戰而不捷，後將誰繼？不若求援于大朝為討之。」愛王許諾，遣大雅往聘，約以其子雄為質，破國兵之後，軍儲金帛惟其所取，許之。

五月，完顏進等兵至東堙津，骨孛興戰敗，退保五樓城，進追至城下，因圍守。愛王遣親將禾寶奴當北狐口兩山之間築城堡，堅守不動，糧車至，輒為所奪。進軍乏食，天時方暑，率皆飢困。二十七日，國主遣完顏宗慶往攻寶奴壘，以通運路，内樞密王漸固爭，謂宗慶輕鋭無謀，用之必敗事。宗慶亦不欲行，乃遣蕭三奴、李用辰往。三奴將至北狐口，天漸明，大霧四起，遣國兵四千人藏伏北山之下，以糧車自東上，鳴鼓張旗，運夫呼嘯。寶奴出兵襲之，勝負未決，伏兵倏起，奪其城，植旗其上。寶奴出顧見之，皆驚潰，寶奴自殺，運路遂通。愛王見埶急，留其妻兄兀律卿與子雄守城，自往北地求援。至平天漠，而大朝將兵已至，愛王大喜，以手指天，下馬，與大朝首將稽首相見，奉獻

金寶十車，首將喜曰：「大王無慮，待郎與戰。」北人言我為郎也。兵將至五樓，進等與戰，北人禿體大撾以入，以一當百，進兵大敗，乘勝襲逐至和龍東津。

是年六月，宋孝宗崩，嗣帝光宗卧疾，猶未能出，就內中成服。

秋七月，光宗禪位于皇太子，是為寧宗，遣使鄭湜來告登位，范仲壬副之，改明年曰慶元。

明昌六年，自愛王之叛，師旅大喪，頗憂之。太后亦勸主勤國事，江淵等每以懽言解之，曰：「兵師雖敗，死亡無多。」鄭宸妃執盃勸主，遂歌《解愁曲》，且曰：「用兵小敗，亦是常事。外間人喜禍，欲皇帝成疾。」主喜，復縱飲達旦，以是為常。

宸妃者，故南宮苹原郡王居中之曾孫女也。在世宗晚年，甚嬖之。江淵及內侍江縱一、季璉侍上宴，因言昭儀善舞，主見而喜，令淵納之集慶宮，辰夕往焉。主時或酣醉，日昃不果視朝，三省黃案委令裁決，昭儀或坐膝上批詔內降。慧黠便媚，善能詼諧。淵時獻珍寶服玩，以相固結，太后以為言，主令改姓鄧，號宸妃。明昌盡六年。

承安元年，內侍御江淵用事，太后與主皆信之。淵公受賂遺，除拜生殺皆出其口，或以事故不入，則機務填塞，不即報下。张克己等朝夕候其門下。夏人入寇河東、陝西，喪師連年，淵皆不即以聞。完顏偉上疏諫，在都堂，慨慷謂右諫議鄭遂良等曰：「太祖、太宗皇帝與忠獻、忠烈王百戰以有天下，忠烈王臨終，以夏人、蒙人為憂，遺奏極切。今乃內外偷安，惡聞敵患，獨不聞耶律、趙氏將亡之時乎？」淵聞而惡之，諷東臺御史劾其短，除名為民，徙居代州。偉乃忠烈王兀朮之次子也，年已六十，性耿介，習兵事。偉既貶，中外惕息。

承安二年。是年，天下大旱，山東及澤、潞間寇盜屯結至萬餘人，樞密院奏遣右統軍完顏高、副統軍完顏志同討之，凡七萬人，給錢五千，軍裝悉令自制。高見樞密謝世虛言：「軍怨詈，恐不堪用。」翌日奏事，主曰：「高等欲以此相恐懾邪？」二人皆罷，別遣龍虎將軍張天翼往，江淵仍奏遣其弟副知都省事江源監其軍。祕監田邁奏：「宦者監軍，唐之弊政，趙氏常用之。河東之戰，忠獻王粘罕椎皷大呼，童貫以走。太祖起自龍朔，太宗討定兩河，皆用功臣親總軍。今忽變更舊制，士心亦離。」不聽。詰旦早朝，邁坐于待漏院，淵揚馬鞭過，罵之曰：「癡南虜，敢言我家兄弟邪？」邁遂求出知鄭州，淵怒其抵抗，改移潞州，兼督軍糧，欲以乏軍興之罪，令其弟害之。邁哀祈于左僕射完顏

真，真言于淵，遂寢新命。

十二月丙寅，天翼、源辭行，至會同館前，源聞所調之兵怨語藉藉，懼為己害，歸白其兄，乞免行。天翼因其懼，令奏諸朝，求添賜庶，以結軍心。有旨從之。然有司視為文具，支給滅裂。至安肅軍，天翼懼變，連奏乞厚加資給，有旨令河東運司支辦。及潞州，與賊連戰皆敗，天翼戰死，寇執逾張。潰兵皆聚天井關，潞分張清臣不知為計，急奏求援。

承安三年春，國主幸蓬萊院內宴，內侍都知江淵與焉。時所陳玉器及諸玩好盈前，祝其篆識，多南宋宣和物，惻然動色。宸妃解之曰：「作者未必用，用者未必作。南帝但作，以為陛下用耳。」宸妃嘗與主同輦過御龍橋，見石自如雪，歸而愛之，白國主，于蘇山輦至，築巖洞于芳華閣，凡用工二萬人，牛馬七百乘，道路相望。會是冬賞菊于東明園，主登其閣，見屏間畫宣和艮嶽，問內侍余琬曰：「此底甚處？」琬曰：「趙家宣和帝運東南花石築艮嶽，致亡國敗家，先帝命圖之以為戒。」宸妃怒曰：「宣和之亡不緣此事，乃是用童貫、梁師成耳。」蓋譏琬也。顧見江淵，又謂曰：「我嫌余琬來破壞我事，却又忘了都知，勿怪！勿罪！」淵合手謝。時朝政多秕，名器混濫，吏部尚書余淵時奏言：「旬日之間，斜封補官凡二百人，乞行追汰。」奏入，不省。起居郎兼諫院木良器上疏諫，貶濮州同知。